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
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
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寇挾
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
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
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寇堅忍持
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
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
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

退之遂遣使乞師於公公卽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寇若闕公往卽起乘之奈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寇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泝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寇中來者又以眾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寇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

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
中驚言寇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
至潛緹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
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旣成列會參軍胡
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
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國何
負於叛人寇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
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
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寇又不改

行盡驅其眾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
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寇也爾等尙效死斬刺以
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
有不如約者卽戮以徇語始畢寇兵整圓陣而至兵
旣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寇之精銳
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滕公馬上運戟捷
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寇氣皆讐左右翼及諸
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
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寇敗矣寇敗矣遂皆棄

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躡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旣飲至卽命幕府上其功簿於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譏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

刀奮呼入敵眾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
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
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
以寡却眾如公之爲也今寇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
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眾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
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
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視寇若無故其功業
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
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

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
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
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
君子服焉糸之以詩曰於赫皇王太陽東升爍彼羣
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以甯倬彼李公實蒞東
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導宣皇靈德柔威刷吳寇逞
虐登我叛臣屢起兵釁來毒烝民亦旣搗之化爲埃
塵龍集鶡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合圍諸
暨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冲斗間咄哉狂寇天紀之

千翹其若穀鬪此勁翰迺飭將佐整厥堅冑敝厥瑀
戈礪厥金鏃我欲卽發爾罔或沒禍纛於門載之以
行叶卒旅言言旄幟翻翻蛟螭騰淵熊羆出山直薄
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
不翦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通
脉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冠眾我寡大刀長揮毋獲
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爲赭冠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
奮先星流颺旋閃閃莫定觸之必顛冠實驚疑斯何
爲者莫匪神兵自天而下震懾相駭弓不能弣三軍

縱擊其亂如雲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脅或斮
其齧蠢彼有苗猶爾偵視山岷齊呼倒戈而避我師
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掀如風斯奔如火斯燉融乾
燭坤一鼓而殲凜焉雄吞譬猶駕鵝眾若雲翳孤隼
橫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勅豈多爲貴人亦有言天監
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
始交毒霧蒙絡今敵旣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
昭灼奏凱而旋旣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颺
獻娛嘉卉動搖耆耄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

虎口敢以牛酒以爲公壽三軍戾止燕饗有容公拜稽首疏於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皇情悅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琛伊費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基萬世其延惟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遵古之義史臣作歌蹈揚奮厲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

墳記

公諱和賞畏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憐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荅失里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賚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饋餉無乏朝廷

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南京之寓舍
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甯縣聚寶門外五里
呂氏花園上遣使者祭奠恩禮優渥人皆以爲榮公
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於王家
暨入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
哉因爲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志其哀

恆山精舍記

恆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修之所也精舍建於
盱江恆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

也而名之以恆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
家於陽曲其八世祖尙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敷歷
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禪者增廣鼓鑄之
說以媚京公劾止之旣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
疏言并奏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
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
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栢往來
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
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僅充三筵楹礎

輦密戶牖靚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
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煙霞之卷舒晴容
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泣然流涕曰嗚呼是山信美矣
吾其敢忘於恆山乎恆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
經巖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恆山乎恆山
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
是名其精舍曰恆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
穆公自江左遷於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
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

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恆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恆山日遊乎陽曲亦奚翅久居於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瞻